



杜鹃花
Azaleas

沈荫椿 著

中国林业出版社



杜鹃花

Azaleas

沈荫椿 著

中国林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杜鹃花 / 沈荫椿著. --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038-8140-4

I. ①杜… II. ①沈… III. ①杜鹃花属—花卉—观赏园艺

IV. ① S68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4621 号

责任编辑 贾麦娥

出版发行 中国林业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德内大街刘海胡同7号 100009)

电 话 (010) 83143562

制 版 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

开 本 235mm × 305mm

印 张 36.5

字 数 1209千字

定 价 520.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杜鹃花

Dyaleas

沈荫椿 著

中国林业出版社

FOREWORD 1

Yin-chun Shen, known by his many friends as "Y.C.", is a very friendly and energetic person with an in-depth knowledge of many aspects in the field of horticulture. He was born in China in 1934 into a family with a great horticultural tradition. His father, the late Yuan-ru Shen was well-known in China and a respected authority on numerous plants. Yuan-ru Shen was also involved in hybridizing azaleas in the 1920's and was one of the first people to import Japanese azaleas and Belgian Indian azaleas into China via Japanese nurseries.

Y.C. Shen grew up in a unique environment, surrounded by special rare azaleas that his father cultivated at home. He absorbed a rich knowledge and deep experience and is faithfully following in his father's footsteps.

Since 1957, Y.C. has published many articles on various flowers and bonsai in Chines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He has also written several books on horticulture that were published in China: Cultivation Arts in Miniature Pots (1981); Orchids (1984); Azaleas (1985).

After he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84, an article about Y.C. entitled "Master of Miniature" by Mrs. Hazel Le Rougetel appeared in English in The Garden (July 1986),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 He co-authored The Chinese Art of Bonsai and Potted Landscapes in 1991. Mr. Shen wrote several articles: "Camellia in China Today" in Camellia News, the journal of The Australia Camellia Research Society (No. 165 - Winter 2004); "A Brief History of Camellias in China" in The Camell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amellia Society (September 2003). Most recently, he authored a book entitled Camellias published in China in Chinese by the 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in 2009.

Mr. Shen's book shows many rare azalea flower forms. Among the ones he features are the anemone type, spidery type and lotus type. He also features many new forms of the tree azalea, including the weeping type; creeping type; and trailing type. He describes som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ir heat and cold tolerances.

As a Chinese-American, Y.C. has developed an international circle of acquaintances in the azalea field and has accumulated a wealth of new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Since 2008, when he began writing this Azalea book he has obtained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from many well-known experts in nineteen countries, spanning five continents.

His book includes pictures of classic and new varieties of azaleas from Hachmann Nursery (Germany), Block Nursery (Belgium), Glendoick Nursery (U.K.), Nuccio's Nursery (U.S.A.), Encore Azalea ® (U.S.A.), Rothschild Nursery (U.K.), Kurume Vegetable and Flower Research Station(Japan), Niigata Prefectural Botanical Garden (Japan), the New Zealand Rhododendron Society and the Australian Rhododendron Society. Most significant is that his book includes picture of azaleas in bloom at Cheerio Jack Holloway Gardens(South Africa), a public garden operated by Mr. Jack Holloway and his family.

There are four very special photographs Mr. Shen has reprinted for his book that deserve special attention:

1. E. H. Wilson's house boat that he used while collecting rhododendrons (among other plants) in China. Mr. Wilson travelled in China from 1899 to 1918 collecting plant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came to be called "Chinese Wilson".
2. A rare family portrait of Lionel de Rothschild and a picture of Edmund de Rothschild and Nicholas de Rothschild, of the famous banking family, who dedicated their immense estate in Exbury, England to the breeding of rhododendrons and azaleas.
3. A photo of the cover pages of a five-volume ancient, rare book, A Brocade Pillow, originally printed in Japan in 1692.
4. Various pages from the Tuinbouw Encyclopedia, a rare Belgian book, published in 1928 that was the first to chronicle Belgian Indian azaleas.

Many of these historic photographs that Mr. Shen's book contains have never before appeared in China. So this book is a unique opportunity for azalea lovers to see people who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hybridization of azaleas and also to appreciate the work that is being done today worldwide.



Robert Edward Lee

序 一

沈荫椿在美国被许多朋友称呼为Y.C.，他为人热情，处事精力旺盛，在园艺界许多方面都有深厚的知识。1934年，他出生在中国的一个园艺世家，他的先父沈渊如先生是一位在中国园艺界备受尊崇的权威性人物。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率先向日本一些花圃引进了许多日本和比利时的杂交杜鹃。

沈荫椿是在特别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从小在父亲栽培众多的珍奇杜鹃花中受到熏陶，从他父亲那里摄取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并一心一意遵循父亲的足迹，钻研艺道。

从1957年以来，沈荫椿在中国一些报章、杂志发表了许多关于花木和盆景方面的文章。

1981年，他在中国出版了《微型盆栽艺术》；1984年出版了《兰花》；1985年出版了《杜鹃花》。

1984年，沈荫椿移民美国。英国赫泽尔女士 (Mrs. Hazel Le Rougetel) 在英国皇家园艺协会1986年7月号《花园》(The Garden) 杂志中发表了一篇“微型盆栽名家”(Master of Miniature)，介绍了沈荫椿的微型盆栽和盆景艺道。1991年，沈荫椿与两位友人合著《中国盆栽和盆景艺术》(The Chinese Art of Bonsai & Potted Landscapes)。他亦发表了几篇论文，如2004年，在澳大利亚山茶协会的《山茶报道》(Camellia News) 冬季号第165期中发表了《今日中国山茶》(Camellia in China Today)；2003年，在美国山茶协会《山茶杂志》(The Camellia Journal) 9月号中发表了《中国山茶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Camellias in China)。其后，他编著了《山茶花》(Camellias) 中文版，于2009年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

沈荫椿在《杜鹃花》(Azaleas) 中列出许多珍奇杜鹃花花型，其中如宝珠型、蜘蛛型、荷花型等。他亦介绍了许多新颖杜鹃花株型，其中包含了垂枝型、匍匐型、蔓条型等。他亦描述了一些独特的具有耐寒性和耐热性的品种。

作为一位美籍华人，他在国际杜鹃花界展开了广泛交往。结识了许多同好，由此积累了丰富的新知识和新经验。2008年，着手编撰《杜鹃花》时，获得遍及五大洲19个国家的著名园艺专家们的支持和鼓励。

在他的书中收集了许多典雅和新颖的杜鹃花照片，

它们分别来自德国赫契曼苗圃 (Hachmann Nursery)，比利时勃洛克苗圃 (Block Nursery)，英国格伦道克苗圃 (Glendoick Nursery)，美国怒起乌苗圃 (Nuccio's Nurseries)，美国恩科尔苗圃 (Encore Azalea®)，英国罗斯蔡尔德苗圃 (Rothschild Nursery)，日本久留米蔬菜和花卉研究所，日本新潟县植物园，新西兰踯躅协会，澳大利亚踯躅协会。值得注意的还包括了设在南非切里乌 (Cheerio, South Africa) 的一所由杰克·霍罗韦 (Mr. Jack Holloway) 和他的家庭经营的私人花园中的杜鹃花照片。

作者在书中列出四帧特别值得注明的复印照片：

1. 威尔逊 (E. H. Wilson) 在中国各地收集、装载许多踯躅 (Rhododendron)，以及其他植物时所使用的巨型屋形篷船。威尔逊氏自1899年至1918年期间在中国各地采集许多植物，因此被喻为“中国通” (“Chinese Wilson”)。

2. 一帧珍贵的英国著名银行家莱昂内尔·罗斯蔡尔德 (Lionel de Rothschild) 的肖像画，以及他的儿子埃德蒙德·罗斯蔡尔德 (Edmund de Rothschild) 的照片。驰名英国银行界的罗斯蔡尔德家族在埃克斯伯里 (Exbury) 致力于巨大的房地产业，亦进行踯躅 (Rhododendrons) 和杜鹃 (Azaleas) 杂交工作。

3. 一帧日本在1692年出版的珍稀古典杜鹃花图谱五册连载封面的《锦绣枕》照片。

4. 有几页图照选自比利时在1928年出版的珍贵《园艺百科全书》(Tuinbouw Encyclopedia)，这些都是首次记录比利时杜鹃花 (Belgian Indian azaleas) 的资料。

在沈先生的书中展现了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照片，它们都是首次面世，而且在中国出版的专业书籍中从未见载过。所以，这本书让杜鹃花爱好者得到了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去观察专家们如何在杜鹃花杂交育种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而且也让人们欣赏到当今世界各地的杜鹃花品种。

Robert Edward Lee

罗伯特·爱德华·李

美国杜鹃花协会前主席

序言二

我与沈荫椿先生相识相知，已越十年。21世纪初，我在主编《中国茶花》杂志和《中国茶花文化》一书时，有幸结识了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美籍华人学者。多年来，在晤谈、信件与电话交流中，在协助他查核中国古代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我们之间的同好友谊之情与日俱增。我遇到了一位良师益友。他不仅教给我丰富的花卉园艺知识，更在治学上为我树立了为弘扬中华文化奉献一生的榜样。

而长期的交往，也使我真正认识了他耿直的为人。综观他的人生道路，应该说他最有理由悲观，也最有理由乐观。因为他曾遭遇过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也享受过获得巨大成就的喜悦。然而，他既不悲观，也不自我陶醉，更无非分之想，而是踏踏实实、平平淡淡，默默地走着无愧于沈家先辈，也无愧于中华民族的灿烂人生之路。他像流水一样十分低调，正如老子所言：“夫唯不争，故无尤”（《道德经·第八章》）。他始终坚韧地保持这种“不争”的平常心态，才使他“无尤”，使他能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去开创或拓展了享誉国际园艺界的研究新领域。他的事业成了他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今79岁高龄了，仍然每天凌晨三四点钟起床，写作阅读，每有新的发现，便兴奋不已，赶紧打越洋电话，告诉我和其他中国亲友，分享他的喜悦。他仅靠菲薄退休金度日，但他在中国多次出版大型专著，却从不收一分稿费。有记者采访时间他：“您不计较名利，图的是什么呢？”他说：“是为了正本清源，匡正中西方花卉交流中的误传、讹传。同时也为了让世界园艺界更了解中国，给中国带来世界园艺进展的新知。”

沈荫椿先生1934年出生于江苏无锡的园艺世家。时逢中国社会经济凋敝、政治腐败，园艺事业日趋衰败。但他有幸在四季名花不断、珍稀品种罗列的环境中成长，自幼秉承天赋，耳闻目染，加上父亲薪火相传，专业知识益增。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在报刊发表花卉园艺文章，崭露头角。1984年赴美定居后，花癖依旧如故，在山茶、杜鹃、兰花、月季、盆景等领域都有研究成果，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推崇。80年代，他出版了3部学术著作。《微型盆栽艺术》（1981年，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园艺界的第一本微型盆栽专著，多次再版；《兰花》（1984年，与父亲合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被奉

为中国兰界经典之作；《杜鹃花》（1985年，与父亲合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记载了包括珍奇杜鹃花在内的品种达246个，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90年代，出版了《中国盆栽和盆景艺术》（1991年，与两位好友合作，中英文对照版，美国出版），该书饮誉世界，曾作为美国驻华大使馆赠送联合国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图书会议与会国际代表的礼物；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爱尔兰皇家盆栽协会、意大利盆栽协会等均收藏，美国总统克林顿也收藏该书，并发函致谢。进入21世纪，他的目光由中国转向世界，着手研究全球性的园艺课题，出版了《世界名贵杜鹃花图鉴》（2004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该书展示了四大洲800多个品种的杜鹃花，被称为“当代国内出版的最具国际视野和水准的杜鹃花专著”。还出版了《山茶》（2009年，中国林业出版社），人们称它是“国际上第一本全面系统介绍山茶和茶梅的著作”。他还有两部行将编撰的书。一本是《兰之恋》，系记录慈父、“江南兰王”沈渊如老先生的艺兰事迹和作者毕生对兰文化的研究成果。另一本是《流失在海外的中国古代山茶花》，系一部独一无二的有特殊学术价值的著作，仅从书名就可见作者根植于祖国的深厚感情。

这次行将出版的《杜鹃花》，写作时间持续了近4年。这是他积30余年研究成果的扛鼎之作，是世界杜鹃花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座丰碑。这不是朋友间的溢美之词，而是有充分的科学根据的。

第一，它占有了涵盖全球的权威资料。作者为了使自己的研究有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科学根据，利用一切机会竭尽全力搜集杜鹃花资料。《杜鹃花》一书，就有五大洲19个国家的宝贵资料。它们是：亚洲的中国、日本、马来西亚，美洲的美国、巴西，欧洲的英格兰、苏格兰、瑞士、比利时、荷兰、德国、丹麦、瑞典、挪威、波兰、捷克，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非洲的南非等各种各类的杜鹃花彩照和有关史料。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种收集工作并非官方行为，也不是某个大财团作背景，全凭他的真诚和热忱广交国际同好名家，得到他们无私的支持。从某种角度说，这部《杜鹃花》专著凝聚了集体的智慧与心血，沈氏只是像蜜蜂采蜜的集大成者。正因为如此，《杜鹃花》一书具有了权威性和普遍性。

第二，它引用资料时一再查核原始材料，体现了作者

治学的严谨。“实事求是”是他一贯的治学态度。在研究山茶时，他突破传统的学术观点，指出中国山茶并非直接传入欧洲，而是16世纪由荷兰、葡萄牙航海人员带到南非好望角，然后传入欧洲；匡正山茶学名并非由分类学鼻祖林奈首创；最近又为国际茶花协会《国际山茶花登录》1990~2010年补遗中辑录133个国际山茶品种的名称等（包括纠正几个中国老品种的原名）。新作《杜鹃花》也坚持了这种一查到底、穷源竟委的治学精神。如查到1692年日本出版的珍稀古典杜鹃花图谱《锦绣枕》影印件，该原件现藏日本国会图书馆。又如查到比利时在1928年出版的《园艺百科全书》原版，其中列述了比利时杜鹃培育史实、品种发展概况等。该书原版现藏比利时皇家图书馆。再如他通过友人与英国V&A博物馆索要一张1948年英国女王先母伊丽莎白一世在御花园欣赏杜鹃花的彩照，得到了允许，争取到2帧珍贵的照片，以及比利时公主玛瑟尔达亲自在会上以自己名字命名一棵含有微香的杜鹃花时的彩色照片。

第三，它提供了许多尚属首次面世的珍贵照片和史料。如英国人威尔逊自1899年至1918年期间在中国采集各类花木种子等标本、装船运载出境时的几帧黑白照，以及他在云南采集标本时与中国土著少数民族合影；在返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时与萨金特(Sargent)教授一起站在中国大叶樱花前的合影。这些珍贵照片都是由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提供的。又如该书中刊出的杜鹃花油画彩绘，这是19世纪早期英国人从中国引去的树形杜鹃(*R. arborcum*)，由于当时没有彩色胶卷，甚至连黑白胶卷的照相机也没有，于是就由画家彩绘。该油画现藏于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沈氏经英国有关部门同意，复印刊于本书中。再如，世界上第一位用中国羊蹄躅与其他杜鹃花杂交成功的培育者英国人莱昂内尔·罗斯蔡尔德(Lionel de Rothschild)的早年油画彩绘肖像照的照片，以及他的儿子埃德蒙德·罗斯蔡尔德的照片。他们不仅是驰名英国

的房地产业主，而且还是从事蹄躅和杜鹃杂交工作的先导者。还有20世纪以来誉满欧洲的德国育种家汉斯·赫契曼(Hans Hachmann)、荷兰杜鹃育种家蒂杰斯·赫斯曼(Tijs Huisman)等的肖像照。他们的历史性的肖像和照片，弥足珍贵。

书中收集了一些在20世纪前由欧美、日本从中国引去的古典杜鹃花品种的彩照。这些品种在中国已失传，所以这些彩照对中国园艺界来说，更显宝贵。

第四，《杜鹃花》一书的叙述风格独特，有鲜明的个性。它对杜鹃花的形态特征不仅作文字说明，还一一配以彩照，以便读者容易理解学术名称的含义。在品种照片中有些来自德国赫契曼苗圃，比利时勃洛克苗圃，英国格伦道克苗圃、罗斯蔡尔德苗圃，美国怒起乌苗圃、恩科尔苗圃，日本久留米蔬菜和花卉研究所、新潟县植物园，新西兰蹄躅协会，澳大利亚蹄躅协会，南非切里乌的一所私人花园。用图文对照，这在杜鹃花研究史上是一次创举。正如美国杜鹃花协会前任主席罗伯特·李(Robert Lee)在本书序言中所说：“在沈先生的书中展现了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照片，它们都是首次面世，而且在中国出版的专业书籍中从未见载过。所以，这本书让杜鹃花爱好者得到了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去观察专家们如何在杜鹃花杂交育种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而且也让人们赏识到当今世界各地的杜鹃花品种。”

《杜鹃花》一书的出版，必将给国际园艺界同好一个惊喜！我谨表示热烈的祝贺。

张乐初

于浙江师范大学

2013年8月1日

前言 | PREFACE

先父渊如公，毕生雅爱栽培、研究江浙瓣型兰蕙、杜鹃、山茶、月季、木桃、菊花、荷花、盆景等。

20世纪20年代末，率先向日本一些苗圃邮购许多久留米杜鹃、皋月（类似中国夏天开花的杜鹃品种），以及由日本早年从比利时引种的许多比利时杂交杜鹃品种。同时，陆续引种了一些微型观果类品种，如姬石榴、实成银杏、姬林檎、琴丝南天竹；微型观花类品种，如日本圆瓣迎春花、小叶木桃、一岁樱；微型斑叶类品种，如斑叶小花栀子、细叶短小菖蒲（与中国金钱菖蒲有别）、斑叶小型矮芦苇、多种斑叶万年青、斑叶吉祥草、日本特产斑叶春兰，以及观赏匍匐茎琉球青根，等等。它们都在1981年8月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由余编著的《微型盆栽艺术》中随文附录黑白照片，这也是从另一个侧面介绍先父早在20世纪30年代向日本苗圃引种一些微型花树、草物品种，丰富了盆栽赏玩品种，扩大了微型盆栽知识层面。

先父引种日本一些杜鹃不光是作为观赏，而是旨趣日后杂交育种之用。一本家父早年杂交杜鹃、山茶等的记录中，清楚地列出在1935年已培育出“十八罗汉”品种。这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杂交、育出杜鹃有史可鉴记录。

余自幼生活在四季花开不断、盆栽满园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又秉性爱好，因而对花木园艺、盆栽艺道多了一番感情。

20世纪40年代末，课余之暇，每每去后院跟随父亲学习园艺，相辅园事，知识益长，兴趣与日俱增，逐年以来，积累了实践经验。

“文化大革命”中家父受尽冲击，人去物非，故园荡

然无存，花木散失殆尽。“四人帮”倒台之后，虽后院大幅缩小，局隅一角，残破不堪。经余逐步收罗先父流失的花木品种，继续栽培，渐见生机。

1985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由余编著的《杜鹃花》。书中除简扼介绍了当时国际上栽培杜鹃花的动态外，也摘要举述了中国盛产的野生杜鹃（Azaleas）资源和苟存的传统品种，并列述了先父早年培育出的一些残存新品种的彩照；同时，总结了先父和我培育新品种所获得的经验，以供广大读者参考。甚者，书中刊纳了先父保存的久留米杜鹃、皋月、平户杜鹃（俗称毛鹃、台湾杜鹃）、比利时杂交杜鹃主要品种的日文和英文名称对照览目表，堪作正本清源依据。

1984年10月7日，笔者移居美国。工余之暇，花癖如故，四出寻访杜鹃花圃，结交园艺界名人。多年以来，与欧美、大洋洲、日本，乃至南非杜鹃界做广泛联络，渐成知己，进而采撷新知，大开眼界；并逐年收集一些优良品种，专心钻研。

2004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再一次出版拙著《世界名贵杜鹃花图鉴》，书中邀请澳大利亚学者彼得·凡尔德（Peter Valder）撰文“怎样区别躑躅（Rhododendron）和杜鹃（Azalea）”，美国躑躅协会前主席哈罗德·E.格里尔（Harold E. Greer）撰文“躑躅（Rhododendron）与杜鹃（Azalea）之间有什么不同”。这两篇文章澄清了杜鹃与躑躅之间不同的生物特性和形态特征。《世界名贵杜鹃花图鉴》中列述了四大洲杜鹃花发展简史，形态特征，以及刊出了许多鲜为国内同好们难得一见的众多优良品种彩照和时新品种简介，扩大了读者们的赏识面。

定居美国的30年中，住处曾两度搬迁，好在尚能苟且继续种植花木，快慰平生。余对杜鹃花情有独钟。每年花季，百余种不同品种，此起彼落，姹紫嫣红，令人赏心悦目。鉴于当今国际杜鹃花品种广泛杂交，许许多多品种的形态特征和生物特性已经突破了人们往昔概念。尤其新品种遗传保守性小、亲和力强，故此，在选择杂交亲本中使我多了许多选择对象，因而，在培育出的新品种中产生了许多奇特变异性状，有些品种形态特征令人惊讶，笔者对它们常年细心观察、摄影，做日后研究资料。或把变异枝做进一步杂交或分离后培养成性状稳定的新独立品种。详细情况，在本书第2章形态特征和生物特性中有详细介绍，



1957年作者与父亲合影

并随附彩照一一列出，以供同好切磋。

时代在前进，科技在发展。国际杜鹃花新品种年年涌现，琳琅满目。我们应当承认，鉴于旧社会遗留历史原因，在当前中国社会上流传的杜鹃花品种，比比皆是洋名十足的外国品种，在人们心理上造成唯洋是好的鉴赏观念，很少有人思考奋发自强，培育中国的新品种。假如长此以往，日后会造成依赖引种海外品种，产生唯洋是好的心理失衡。近10年以来，中国一些科研单位，一些有远见的爱好者们不同岗位上，奋发图强，渐见成绩。当前，在私人杜鹃花苗圃中，较为出色者，当推浙江省金华市永根杜鹃花培育有限公司业主方永根育出品种最多，有些品种足可与国际同行相媲美。在高山杜鹃（Rhododendron）方面，有红梅园艺产业集团，是一家集研发、生产、技术培训、应用推广和国际交流为一体的园艺产品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的专业公司，为中国的园艺事业开创了走向国际的新里程碑，享誉欧洲。

综观近10年来国际杜鹃花发展情况，笔者萌生了再编著一本符合时代水准的杜鹃花专著。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承蒙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比利时皇家图书馆（The Belgium Royal Kingdom Library），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The Arnold Arboretum of Harvard University），美国杜鹃花协会前主席阿尔伯特·李（Albert Lee），罗·米勒教授（Prof. Ron Miller）给予多方面关心和支持。余如闻名于世的美国怒起乌苗圃三兄弟（Tom, Jim, Julius Nuccio of Nuccio's Nursery in Altadena, California, U.S.A.），美国落叶杜鹃专家艾伦·坎特里尔（Allen Cantrell），育种家戴维·索尔（David Sauer），艾利·索泽（Ellie Sather），D.菲利普·沃特曼（D. Phillip Waldman），克拉伦斯·托（Clarence Towe）；英国著名落叶杜鹃埃克斯伯里杂交杜鹃系列（Exbury Hybrids）第二代掌门人埃德蒙德·罗斯蔡尔德（Edmund de Rothschild）及第三代掌门人尼古拉斯·罗斯蔡尔德（Nicholas de Rothschild），学者吉姆·英斯基普（Jim Inskip），玛莎·普林斯女士（Mme. Martha Prince）；荷兰蹑躅协会前主席蒂杰斯·赫斯曼（Tijds Huisman），澳大利亚彼得·瓦尔德博士（Dr. Peter Valder），学者理查德·弗朗西斯（Richard Francis），

海特拉姆（A.W. Headlam）；新西兰蹑躅协会前新品种登录组评审人M.D.卡林南（M.D. Cullinane），杜鹃花栽培者布赖恩·洛桑（Bryan Lawson）；比利时约翰博士（Dr. ir. Johan Van Huylenbroeck），勃洛克（Jules Block），奥斯特（Hendrik Van Oost），学者菲利普·德伯萨奎斯（Filip Debersaques），菲利普·斯皮尔伯克（Philippe de Spoelberch）；德国霍格尔·赫契曼（Holger Hachmann）；巴西格桑·鲍杰斯（Gerson Borges）；瑞士默兰博士（Dr. Gérald Meylan）；捷克塔博（Mr. Ivo Tabor）；波兰穆勒斯教授（Prof. Piotr Muras）；南非杰克·哈罗韦（Jack Holloway）；马来西亚约翰和杰克（John & Jack）；挪威P.索尔维西（P. Salvesen），凯利尔·沃克（Kaarel Voitek）丹麦Sv. Aa.阿斯凯杰（Sv. Aa. Askjaer），伯克（Birck），海宁·克里斯坦森（Henning Christensen）；芬兰克里斯汀·泽奎斯特（Kristian Theqvist），马克（Mark）；瑞典卡尔森（Bengt Carlsson）；日本岡本章秀、仓重祐二。

上述五大洲19个国家的研究单位、专家、专业苗圃、个人爱好者们给予大力支持，使我收集得到许多珍贵资料。尤其，自1808年以来，欧美殖民主义者通过东印度公司派遣专业人员长年累月在中国肆意搜集中国蹑躅（Rhododendron）和杜鹃（Azalea），长达1个多世纪巧取豪夺，以至于大量流失海外。笔者在此作了较为详细补遗，以供园艺界同好们浏览这些资料的岁月留痕，余韵旧踪。

另外，又承蒙美国好友狄德拉·迪莫尔（Deamer Deidra）协助与国际园艺界联系，在此衷心感谢。

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园艺部部长王辉先生联系多方爱好者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经费资助和支持，谨在此致以衷心谢忱。

半个多世纪以来耕耘，玉汝于成。借《杜鹃花》出版之际，聊作一束永不凋谢的杜鹃花，敬献给严父、恩师沈公渊如先生暨慈母张粹芳女士！余续继祖辈文化耳。

沈蔭椿

写于美国加州南旧金山寓所

2013年12月9日



ACKNOWLEDGEMENTS

Without the help of many friends from the parts of the world where azaleas flourish--5 continents and 19 countries--I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obtain the new knowledge and photos contained in this book. First and foremost, my thanks go to the following individuals, who allowed me to include many photos of new hybrid azaleas which they cultivated: Tom, Jim and Julius Nuccio, Nuccio's Nursery (California, U.S.A.); Tijs Huisman, a high school teacher (Netherlands) and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Dutch Rhododendron Society; Dr. Akihide Okamoto, Senior Researcher of Kurume Vegetable and Flower Research Station of the 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Center for Kyushu Okinawa Region (Japan); Yuji Kurashige, Deputy Director of Niigata Prefectural Botanical Garden (Japan); Dr. ir. Johan Van Hylenbroeck, Scientific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al and Fisheries Research Plant Sciences Unit- Applied Genetics and Breeding (Belgium); Robert Le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Azalea Society of America and owner of a large hybridizing nursery (Louisiana, U.S.A.); Harold Greer,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Rhododendron Society of America and author of many books on rhododendrons (Oregon, U.S.A.); Peter and Kenneth Cox, famous plant hunters, rhododendron hybridizers and authors of many books on rhododendrons (Scotland); Kenneth Cox, Managing Director, Glendoick Gardens, Ltd. (Scotland); Nicholas de Rothschild, owner of Exbury Estate (England); Per Harald Salvesen, the Arboretum and Botanical Garden, University of Bergen (Norway); Kristian Theqvist, President of the Finnish Rhododendron Society and Chairman of Friends of the Arboretum Mustila (Finland); Dr. Gèrald Meylan, former President of World Federation of Rose Societies (Switzerland); and Miranda McLaughlin,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U.K.).

I am grateful to the many azalea enthusiasts in America, Europe, the United Kingdom, Australia, New Zealand, South Africa, the Czech Republic, Poland, Brazil, and Malaysia who share my love for plants and were willing to provide me with their photos and information from their personal collections. My heartfelt thanks to Holger Hachmann (Germany), Jack Holloway (South Africa), John & Jacq Chin (Malaysia), Hendrik Van Oost (Belgium), Jim Inskip (U.K.), Allen Cantrell (South Carolina, U.S.A.), L. Clarence Towe (South Carolina, U.S.A.), Gerson Borges (Brazil), Ron Miller (Florida, U.S.A.), Jules Block (Belgium), Kaarel Voitk (Sweden), Bengt Carlsson (Sweden), Sv.A.a. Askjaer (Denmark), Piotr Muras (Poland), J.C. Brick (Belgium), Henning Christensen (Denmark), Vlaamse Overheid (Belgium), Philippe de Spoelberch (Belgium), Andrew Lockett (Australia), Polo de Lorenzo (California, U.S.A.), Lisa Pearson (Massachusetts, U.S.A.), Peter Jr. and Peter Sr. Girard (Ohio, U.S.A.), Ole Jonny Larsen (Norway), Vyas Neha (U.K.) and Michael Thompson, Fred and Jane Austin (Oregon, U.S.A.). And special thanks to Lucien Debersaques (Belgium) for sharing with me with the results of his research on the parentage of Belgian Indian azaleas (and his son, Filip). My appreciation also goes to Deidra Deamer for her assistance with translations and help in corresponding with horticulturalists worldwide.

目 录 | CONTENTS

Foreword I	
序言一	
序言二	
前言	
Acknowledgements	
第一章 杜鹃花与踯躅	
一、踯躅和杜鹃花：有何不同?..... 1	
Rhododendrons and Azaleas: What Is the Difference? ... 1	
二、踯躅(Rhododendron)与杜鹃 (Azalea)之间有什么不同? 1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Rhododendron	
and an Azalea?..... 2	
三、怎样区别踯躅(Rhododendron)和杜鹃(Azalea)?..... 3	
When Is a Rhododendron an Azalea?..... 4	
四、杜鹃花(Azaleas)与石楠花(Rhododendrons)的区别..... 6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zaleas and	
Rhododendrons from a Japanese Viewpoint..... 6	
五、如何辨识杜鹃与踯躅之不同..... 7	
How to Distinguish between Azaleas and Rhododendrons	
..... 7	
(一) 杜鹃 (Azaleas) 9	
(二) 踯躅 (Rhododendrons) 9	
(三) 踯躅鹃 (Azaleodendrons) 29	
第二章 杜鹃花的形态特征和生物特性	
一、花..... 35	
(一) 花型 35	
(二) 花瓣上色点晕及翳雾斑 41	
(三) 花序 45	
(四) 花径 48	
(五) 花蕾 50	
(六) 花萼 55	
(七) 花苞 86	
(八) 蓓蕾 90	
(九) 花柄 92	
(十) 雌蕊和雄蕊 95	
(十一) 子房 111	
二、蒴果..... 116	
三、种子..... 120	
四、叶..... 122	
五、枝干上毛丛..... 146	
六、树形..... 149	
七、根系..... 153	
第三章 杜鹃花的形态变异	
一、杜鹃花原种的变异	
The Metamorphosed Species of Azaleas 155	
(一) 杜鹃 155	
(二) 中原杜鹃 156	
(三) 云南野生映山红 156	
(四) 大叶映山红 156	
(五) 白杜鹃 157	
(六) 日本九州杜鹃 158	
(七) 日本皋月类 ‘长寿宝’ 158	
(八) 日本云仙杜鹃 158	
二、杜鹃花园艺品种的变异	
The Metamorphosed Varieties of Azaleas 159	
三、锦叶杜鹃 Variegated Leaves Azaleas 161	
(一) 皋月类 161	
(二) 美国杂交斑叶类 163	
(三) 欧洲斑叶类 170	
(四) 中国斑叶类 171	
(五) 大洋洲斑叶类 171	
四、春叶杜鹃 Spring Leaves Azaleas 171	
五、秋叶杜鹃 Autumn Leaves Azaleas 172	
(一) 常绿杜鹃 172	
(二) 落叶杜鹃 176	

第四章 世界杜鹃花发展概况

一、亚洲	183
(一) 中国	183
(二) 日本	213
(三) 朝鲜半岛	255
(四) 马来西亚	258
二、欧洲	259
(一) 落叶杜鹃	259
(二) 常绿杜鹃	317
三、北美洲	401
(一) 落叶杜鹃	401
(二) 常绿杜鹃	432
四、南美洲	499
五、大洋洲	500
(一) 常绿杜鹃	500
(二) 塔斯马尼亚杂交杜鹃	511
(三) 落叶杜鹃	513
六、非洲	517
南非	517

第五章 杜鹃花的栽培和繁殖

一、地栽	521
------------	-----

二、盆植	527
(一) 场所	527
(二) 盆钵	527
(三) 土壤	527
(四) 种植	527
(五) 浇水	527
(六) 施肥	528
(七) 遮阴	528
(八) 整枝和造型	529
三、繁殖	531
(一) 无性繁殖	531
(二) 有性繁殖	536
四、新品种选育	540

第六章 杜鹃花病虫害

一、虫害	543
二、常见病害	548

附：国际杜鹃花育种名人录	553
--------------------	-----

参考文献	558
------------	-----

中文名索引	559
-------------	-----

外文名索引	565
-------------	-----

第1章

杜鹃花与踯躅

一、踯躅和杜鹃花：有何不同？

踯躅和杜鹃花曾经是两个不同的属，但分类学家却把二者并入一个属，称作踯躅属。然而，大多数人能够看出踯躅和杜鹃花是有些不同的。有几个分类学特征能够把二者区分：大多数的杜鹃花只有5枚雄蕊，而大多数的踯躅却有10枚或更多的雄蕊；杜鹃花的叶片上没有鳞片，其叶片上的纤毛与踯躅叶片上的纤毛看起来也不同。除了少数几个成功的例子外，踯躅通常难以与杜鹃花杂交，那些成功杂交的后代被称为踯躅鹃。与典型的

[英国]肯尼斯·考克斯 (Kenneth Cox)

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园艺部部长 王辉 译

踯躅相比，日本杜鹃花(也称作常绿杜鹃花)与落叶杜鹃花这两类主要的杜鹃花在地域关系上更为接近。但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尚未有人将二者杂交成功。从园艺的角度看，完全可以说杜鹃花在一些方面比踯躅的适应性更强。一些落叶杜鹃花的抗性特别强，例如北极光杜鹃系列 (Northern Lights Series) 杂交品种。通过落叶这种特性，它们能够度过严寒的冬季。另一方面，许多常绿杜鹃花却能够耐热耐湿，同样是优秀的庭园植物。

Rhododendrons and Azaleas: What Is the Difference?

Rhododendrons and azaleas were once two separate genera, but taxonomists merged them into a single genus *Rhododendron*. Most people can see that rhododendrons and azaleas look a bit different and there are some taxonomic characters that separate them: most azaleas have five stamens and most rhododendrons have ten or more. Azaleas never have scales on their leaves and the hairs on the leaves differ from those found on rhododendrons.

Rhododendrons cannot normally be hybridized with azaleas, though there are a few examples, called azaleodendrons. It turns out that the two main groups of

By Kenneth Cox, England

azaleas, the Japanese or evergreens and the deciduous azaleas, are probably more distantly related to one another than they are to the typical rhododendrons and no one has ever managed to cross the evergreen and deciduous groups, as far as I know. From a gardening point of view it is true to say that the azaleas are more versatile than rhododendrons in some ways. Some deciduous azaleas, such as the Northern Lights Series of hybrids, are extremely hardy and, as they lose their leaves, can survive extreme winter cold, while many evergreen azaleas are heat and humidity tolerant and can also make excellent houseplants.

二、踯躅 (Rhododendron) 与杜鹃 (Azalea) 之间有什么不同？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切杜鹃都属于踯躅属 (Genus *Rhododendron*)。杜鹃是踯躅属中单纯一群(实际上可分两类，一为常绿杜鹃；另一为落叶杜鹃)。凡杜

[美国] 哈罗德·E. 格里尔 (Harold E. Greer)

沈荫椿 译

鹃不易与踯躅杂交。

踯躅属分为两个群，一群为有鳞片 (叶片覆有鳞片)；另一群为无鳞片 (叶片没有鳞片)，称为杜鹃。

如上所述，杜鹃可分为落叶和常绿两类，落叶类的叶丛在冬天全部凋落，而常绿类的叶丛，凡春天生发的叶片在冬季脱落，凡在夏季萌发的叶片都留存越冬，这称为叶二形，或春生叶和夏生叶。春生叶较薄，色淡绿，叶片比较大，散生枝上；而夏生叶在初夏舒展，叶片较厚，色泽深绿，叶丛簇聚枝梢。

凡称杜鹃者都属于躑躅属中两个亚属，一为羊躑躅亚属 (Subgenus *Pentanthera*)，这类植物统称落叶杜鹃；另一为映山红亚属 (Subgenus *Tsutsusi*)，这类植物统称常绿杜鹃。所有躑躅则归纳入另外6个亚属内，其中至关重要者，常绿无鳞躑躅亚属 (Subgenus *Hymenanthes*) 的叶片普遍具有典型躑躅大叶片，没有鳞片；而有鳞躑躅亚属 (Subgenus *Rhododendron*) 的叶片普遍较小，有鳞片，因此，这类植物看上去很容易与杜鹃相混淆，而杜鹃是没有鳞片的。

在两个亚属中有许多种称杜鹃，它们的雄蕊多过5枚，而杜鹃只有5枚雄蕊。躑躅普遍有10枚或更多雄蕊，花朵每片裂片计有2枚雄蕊。通常以雄蕊数为5枚者称为杜鹃，然而，这不是识别是否是杜鹃的最好方法，特别要叶片没有鳞片。绝大多数杜鹃为单瓣花、5裂，但是，

也不一定，亦有许多杜鹃呈复瓣或双套(即2个漏斗状花筒串套一起)。而在躑躅中只有少数呈复瓣花。

我们通常称为杜鹃的叶片比称为躑躅者为薄，绝大多数(并非绝对)躑躅都是常绿性。

杜鹃有毛被(即叶毛与叶面平行着生)，特别在叶背沿着主肋延伸，尤其，许多常绿杜鹃用肉眼就容易看清楚，如用放大镜或单片透镜更能看清叶毛是不分枝的，呈扁平倒伏着生，或呈薄片状。而躑躅的叶毛呈圆柱形。

杜鹃由于在原生地域条件下形成习性，它比躑躅耐热。羊躑躅亚属绝大多数原生在北美东南地区，那里夏季温暖湿润。而映山红亚属绝大多数原生在中国南方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在这些地区夏天炎热、潮湿。躑躅原生地区在夏季天气凉快。鉴于这些原因，杜鹃在中国和日本局部温暖地区花园中已生长了几个世纪。杜鹃在美国南部短期温暖地区亦能生长。

本文作者系美国躑躅协会前任主席哈罗德·E·格里尔 (Harold E. Greer)，他出版过许多有关躑躅的专著和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现有的躑躅种和杂交种入门书》(*Guidebook to Available Rhododendrons Species and Hybrids*)。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Rhododendron and an Azalea?

By Harold E. Greer, Eugene, Oregon, U.S.A

First and foremost, all azaleas belong to the Genus *Rhododendron*. They are simply a group (actually two groups, evergreen and deciduous) of rhododendrons that do not hybridize readily with other rhododendrons.

The entire Genus *Rhododendr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f plants, the lepidotes (plants with scales on their leaves) and the elepidotes (plants that don't have scales on their leaves). The plants we commonly call azaleas, are always elepidotes.

As mentioned above, there are two groups of azaleas, the deciduous and evergreen, those that lose their leaves in the winter, and those that do not, though even the "evergreen" azaleas lose a large percentage of their leaves in the winter, losing all those grown in the early spring and only keeping those that grew in summer. This is described as having dimorphic leaves, or spring and summer leaves. The spring leaves are thinner, lighter green and general larger and scattered along the stem. The summer leaves which unfold in early summer are thicker, darker green and are clustered on the end of the stems.

The plants commonly called azaleas belong to two subgenera in the Genus *Rhododendron*. The Subgenus *Pentanthera*, which are the plants we generally call "deciduous" azaleas, and the Subgenus *Tsutsusi* which are the plants we generally call "evergreen" azaleas. All other rhododendrons are placed in six other subgenera; most important being the Subgenus *Hymenanthes*, these are the generally larger leaved "typical" rhododendrons and are elepidote (not scaly), and the Subgenus *Rhododendron*, which are generally smaller leaved and are lepidotes (scaly). Plants in the Subgenus *Rhododendron* look like and are often confused with azaleas, with their small leaves, but they are lepidotes (scaly) which separates them from azaleas which are always elepidotes (non scaly).

While there are many species in the two subgenera called azaleas that have more than five stamens in the flower, many plants we commonly call azaleas have five stamens, while other rhododendrons generally have 10 or more stamens, two for each lobe (petal) of the flower. While this is certainly not a fool proof method of telling whether a plant is

an azalea, having five stamens is most common, especially if the leaves are elepidote (non scaly). Most azaleas with single flowers also have five lobes in the flower, but not always. Also there are many double azalea flowers or what is called hose-in-hose flowers (a flower within a flower), while we see very few double rhododendron flowers.

Plants we commonly call azaleas generally have thinner leaves than those we know commonly as rhododendrons and most (though not all) rhododendrons are evergreen.

Azaleas tend to have adpressed hairs (hair that grows parallel to the surface of the leaf).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along the midrib of the undersurface of the leaf and is easily seen on many of the "evergreen" azaleas. While the hairs are visible to the naked eye, you would need a magnifying glass or hand lens to see that the hairs are never branched and are flattened or laminated and not cylindrical as is seen in other rhododendrons.

The plants we call azaleas tend to tolerate hotter climates than rhododendrons. This is true because of the areas where they are generally native. The Subgenus *Pentanthera* is mostly native in southeastern North America where the summer is warm and wet. The Subgenus *Tsutsusi* is mostly native in southern China (including Taiwan) and Japan, again an area where there are hot, wet summers. The plants we call rhododendrons tend to be native in areas with cool summer temperature. While this is not always true, it is the reason why azaleas have been grown in gardens for centuries in the warm parts of China and Japan and for a lesser length of time in the warm southern United States.

Harold E. Greer is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Rhododendron Society. He has published many books and articles on the rhododendrons, best known among these is his Guidebook to Available Rhododendrons Species and Hybrids.

三、怎样区别踯躅 (Rhododendron) 和杜鹃 (Azalea)?

[澳大利亚] 彼得·瓦尔德(Peter Valder)

华中农业大学 王彩云教授 译

“瞧，多么可爱的蓝杜鹃 (azalea) 呀！”他们说，“我以前可从未见过这种颜色！”但究竟如何解释清楚主肋踯躅 (*Rhododendron augustinii*) 或‘蓝钻石’ (‘Blue Diamond’)，以及其他一些蓝色品种不是杜鹃呢？诚然，踯躅与杜鹃这两者之间外表似乎相似，而实际上大多数人已认识到两者的概念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落叶杜鹃和常绿杜鹃有别，它们与大多数踯躅也不相同。那杜鹃究竟是什么呢？很遗憾，答案并不那么简单。在这里，你暂且不要去解释它，还是先来了解一些植物学的历史知识吧！

众所周知，18世纪瑞典植物学家林奈以雄蕊数目为基础，并参考其他相关特征，提出了一个分类系统，称之为“林奈有性系统”(Linnaeus's Sexual System)。这个系统算不上一个很好的系统，用起来相当不方便。继该系统之后，他将他已知的踯躅种划分为两个属：雄蕊数为10的种，放在踯躅属 (*Rhododendron*)，如 *R. ferrugineum* (锈鳞杜鹃)，*R. hirsutum* (粗毛杜鹃)，*R. dauricum* (劳里杜鹃或野杜鹃) 和 *R. maximum* (伟杜鹃或樟叶杜鹃)；雄蕊数为5的种，则放入杜鹃属 (*Azalea*)，如 *A. indica* (皋月或夏鹃)，*A. pontica* (黑海杜鹃)，*A. viscosa* (沼泽杜鹃)，*A. lutea* (黄杜鹃)，*A. lapponia* (拉普兰杜鹃) 和 *A. procumbens* (匍匐杜鹃)。林奈的命名与现代命名对照如下：

编号	林奈的命名	现代命名
1	<i>A. indica</i>	<i>R. indicum</i>
2	<i>A. pontica</i>	<i>R. luteum</i>
3	<i>A. viscosa</i>	<i>R. viscosum</i>
4	<i>A. lutea</i>	分为 <i>R. calendulaceum</i> (火焰杜鹃) 和 <i>R. periclymenoides</i> (裸花杜鹃) 两个种
5	<i>A. lapponia</i>	<i>R. lapponicum</i>
6	<i>A. procumbens</i>	<i>Loiseleuria procumbens</i>

在以上这些种中，第1个种为常绿杜鹃，接下来的3个种为落叶杜鹃，第5个种为有鳞的踯躅，雄蕊数为5；最后一个种为来源于拉普兰 (Lapland) 的匍匐性灌木，现在根本不包括在踯躅属中，而另命名为 *Loiseleuria procumbens*。这是很具讽刺性的，因为林奈是基于希腊词“azaleas”而命名杜鹃属 (*Azalea*) 植物的。azaleas表示“干燥”之意，指杜鹃属的植物种起源于干燥的地方。

虽然植物学家们把林奈的杜鹃种 (不包括 *A. procumbens*) 定名为相应的踯躅属植物，但园艺家和苗圃工作者仍能将它们区分开来。

遗憾的是，仍然存在一些踯躅组的区分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所有杜鹃 (azalea) 都属于踯躅